

父爱如山

□ 牛树江

崇敬父亲

父亲牛成恩,上个世纪初出生在山东省东平县古台寺村一个普通农民家里。父亲一生坎坷,大部分岁月里生活贫困,但为人诚恳,老实厚道,讲义气,在认识他的人中,口碑很好。

父亲成年后,因老家连年灾荒,生活不下去,徒步到东北逃荒。在逃荒途中,不知是自愿还是被抓,给军阀阎佩孚当过几年兵,后又逃了出来,落脚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农村开荒种地。待收割时,地主来了,说那块地是他家的,得交租子,父亲只好交租。后来日本人来了,干脆把那片地占了,父亲只得离开,又辗转回到黑龙江省五常县农村种地。父亲与人合伙到山河屯镇做些没有铺面的小生意,当地人管这种生意人叫作“老客”,间或还上山采木耳、挖人参。在此期间,经人介绍与我母亲结婚。那时,父亲还在镇边的一个小山坡上种点苞米豆角类的粮食以供家用。我三四岁时,父亲常带我去那块地,他干活,我跟着玩。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那几年,父亲到火车站“扛脚行”,就是扛木头,10多个人合伙喊着号子用杠子扛圆木装卸火车(山河屯镇属林区)。这一段我印象很深,他几乎每天回来两肩都磨得血肉模糊,都要母亲给他擦洗和涂药。母亲劝他不要这样干了,他说是在参加支援抗美援朝劳动竞赛,他果然受到奖励,常领回一些毛巾、肥皂类的奖品。后来,父亲到底还是累伤了,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了。

1953年,由于大姐、大姐夫在哈尔滨市安家的缘故,我也搬到哈尔滨市。进城后,父亲先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菜,后又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收废品。因慢性支气管炎,父亲咳嗽得越来越严重。担子挑不动了,父亲经朋友介绍,又先后做过蔬菜批发市场的马车保管员和建筑工地的更夫。总之,父亲好像一生都没有做过一项稳定和固定的工作。在建筑工地打更时,父亲是区房产科的临时工,享受过一些困难补助、报销药费、住院费以及定期发放的洗澡票、理发票、电影票等福利待遇。但那时他已年届60岁,病得更重,体力不支,冬天下班时连皮大衣都拿不动,我经常送他上下班,帮他拿着。后来,他就不得不常年卧病在家了。

父亲生性善良,非常热心,谁家有个三长两短,他总是请不到。晚年,他自己走不动了,发现谁家有事就派我和妹妹前去看望或者帮忙。就连从我家门口路过的人,只要提着沉重的东西,他都让我们去帮一下。父母都是二次结婚,我的两个姐姐都不是父亲亲生的。但父亲对待她们都视如己出,两个姐姐也都对我父亲极好。这一点,对我和妹妹影响很大。时至今日,父母已过世多年,但我们和两个姐姐的感情无人能比。

父亲还生性乐观,尽管他一生坎坷,晚年又疾病缠身,但我从未听到他对生活对人生有过任何抱怨,总是积极

乐观地面对,想尽办法,毫不惜力地挣钱养家。家里经济状况有时稍好时,他会兴致勃勃地带着全家去市里照相、泡澡堂、下馆子……我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每次给我带回一些冻梨、灶糖、瓜子类的零食,都不是直接给我,而是“变戏法”,好半天才从他的棉帽兜兜或者怀里“变”出来,急得我哇哇叫又觉得特别好玩。

春天来了,他还带我去离小镇不远的河边采回一些鲜嫩的柳条,做成许多哨子给我和小伙伴吹着玩……

父亲没念过书,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和中国象棋上的十几个字。但象棋却下得不错,记得在街坊邻居中还没有能下过他的。父亲待人友善随和,可是却常因下棋跟人吵起来,他容不得悔棋。父亲还爱讲故事,特别是《隋唐演义》里秦琼、罗成、单雄信的故事,《水浒传》里宋江、武松等“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和《说岳全传》里牛皋的故事等。这些,他大都能讲得有板有眼,绘声绘色,讲起来滔滔不绝,身边经常围着一帮人听。我曾问他,怎么知道这么多古人的故事,他说都是听人听来的。他很爱听评书,特别爱听那些山东老乡的故事。他还说,牛皋是我的先祖。我经考证,我家的姓,属于牛氏家族中“十八打锅牛”一支,牛皋亦属这支,所以父亲说的也不是没有根据。父亲还会讲民间故事,大都是“傻子”系列的故事,其中有一段《都来看》,跟马三立说的

《逗你玩》差不多。那时,我最爱听“傻子”的故事了。上小学时,我还曾在一次讲故事班的会上,将“傻子”的故事讲给老师和同学们听,逗得他们哈哈大笑。

大概是因为做过“老客”的缘故,父亲算盘打得极好,“小九九”背得特熟。记得经常有学生和做财会工作的人找他学习打算盘的知识技巧。二姐打算盘也是跟父亲学的,果然在工作中用上了。二姐当售货员时,参加单位组织的算盘比赛得过奖,后来还当过会计。

父亲虽不认字,却会“造字”。他在菜市场当马车保管员时,一挂马车的管理费是1角钱到2角钱,那时马车都是生产队的,一般都是平时记账,月底结算。但这难不倒父亲。每到月底前,父亲都让我帮他结账,这时他拿出平时记账的小账本,常常让我吃惊,上面密密麻麻地画着各式各样的符号和横道竖道,当然也夹杂着几个象棋上的正规汉字,符号代表单位和人名,横竖道代表时间和钱数。我更奇怪的是,面对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竟能一一准确地认出当初记的都是什么,劈哩啪啦地用算盘算出钱数并让我写好发票(其实就是纸条),然后郑重其事地盖上的名戳。

我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这事很简单。父亲在无意中生动地演绎了一次文字的起源。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平凡的父亲,普通的父亲,我一生崇敬的父亲。

人在天涯

□ 李永旺

戈壁滩上那一处院落

当我驻足于河西走廊中部甘肃肃南的沙河戈壁滩上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景色,是从山丹通往临泽高速公路上如一条巨龙般盘踞于沙河之上的特大桥。这是一座在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中很常见的曲线桥,如果说有点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特大桥的视角曲线,与蜿蜒曲折、布满戈壁鹅卵石沙河,有机地交割成了一个变形的大写“S”。一座由钢筋混凝土“钙化”出特殊硬度的建筑物,一条从远古流淌到现在的干涸季节河,被快速发展的时代激情音符,连成了和谐的旋律,壮美着当年西路军战斗过的河西走廊的山川景色。

对于“蜗居”闹市之中的笔者来说,尽管山临高速公路沙河特大桥有一项甘肃省飞天奖桂冠,其盖梁预应力张拉为甘肃省第一座高速公路特大桥这样的科技含量、建筑工艺,不亚于穿梭于城市摩天大楼空隙之间如一条条“血脉”贯张的高架桥,以及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立交桥。但我的眼神还是越过了这座在戈壁滩上如同神龙横空出世,显得鹤立鸡群的建筑物,在大漠戈壁滩上艰难地伸出绿色的植被上聚焦。因为绿色在这里显示出了生命律动的青翠,显示了生命在与恶劣生存环境对峙中的坚韧,我的心为之感动。

在由祁连山脉与腾格里沙漠夹峙而成的茫茫戈壁荒漠原之中,绿色真的如同漂泊其间的“孤岛”,显得那样的单调,那样的脆弱。我的目光又再次飘越,漫过河畔人工种植的杨树林,以及那一丛丛树型低矮,在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四季轮回之中依然张弛着生命旋律,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定格在一处用泥土筑成围墙的院落之中。

尽管岁月的风刀霜剑把泥土构筑的围墙剥蚀得千疮百孔,但从勾勒于墙面之中,依稀可辨的“十八局集团向西北人民问好”“英雄儿女创业何惧艰难,

汗洒西部铸造千秋伟业”等等“铁味”很浓的宣传标语之中,清楚地看出来,这里曾经是山临高速公路沙河特大桥建造者饮马屯兵的“大营”。

筑路大军往日“营帐”的威严,已经被无情的狂风飞雪“肢解”得只剩下残垣断壁。那已经不能连成一个整体,四面透着风的一堵堵残壁,在随时都可能“天折”掉的支点上撑着,和着风,伴着雨,重覆着单调、凄凉的咏叹。这种景色绝没有江南小桥流水人家那一股柔情与悠远,也没有翠竹修篁环护着的城市园林的豪华与气派。但这种曾经让我的青春岁月与之融为一体,却如同一块具有超强磁力的磁铁,牢牢地吸附着我的目光,牵引着我的脚步。这种植根于心田之中难以被岁月冲淡的情结,既有对曾经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激情四射的青春年华的追忆,更多的是对于筑路人那种走小路,修大路,苍凉进来,豪华撤出,下一个目标永远在远方这样一种奉献精神,这样一种文化品味的深深景仰。

南宋诗人叶绍翁在脍炙人口的《游园不值》诗中写道:“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诗人独到的眼力及高超的领悟境界,让那一枝穿墙而出的红杏,把春意渲染得美妙绝伦。笔者与诗人同属于游走之士,也有着没有遇到园中之人的境遇,但诗人没有遇到园中之人的不值,却反衬出春意的无比绚丽与灿烂。筑路人昔日住过的院落,由于人去院空,失去打理的院落一片沧桑,地上背阴之处还长出了野花草。这与筑路人用心血及汗水建造起来雄踞于沙河之上的特大桥相比,显出了巨大的反差,我徒生发出一种事过境迁的伤感。

当祁连山用它那遥接天穹的峰脊把太阳遮盖住之后,不久前还让人感觉火辣辣的戈壁滩,此时却显出了丝丝

凉气。那一处筑路人生活过的院落因为天幕的渐渐闭合,原来清晰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完全从我的视线之中消失,如同干完一项工程又立马转战他乡的筑路人一样。

打开发动机的猎豹越野车发出轰鸣声,远处不时传来几声夜枭的嚎叫,更使得夜幕下的戈壁大漠多了几分诡秘与神秘之气。性能优良的猎豹载着我离开了那一处院落。面对雪亮的车灯照射下不断从眼前飞逝的原野景色,还有一段段历经炮火洗礼,穿越漫长历史时空,苍老得只剩下几堆土墩子的土长城,我又有了新的顿悟: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壮怀激烈,豪气干云,这是一种雄阔的乐章。但默默无闻,坚守着脚下的土地,一如筑路人住过的那一处院落,不事奢华,却用土质的“脊梁”和“胸膛”,在环境恶劣的戈壁大漠之中构筑起一道道屏障,为筑路人挡风御雪,不去计较身后命运何时休止,这是一种气定神闲的风度!虽然说昔日热闹欢腾的风光不复存在,虽然说现在只留下一堆堆被大漠狂风吹散的残破瓦砾,只剩下这被积雪冰冻、冲刷得“瘦骨嶙峋”的残垣断壁,并且迟早有一天要归于灭寂。但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筑路人之家,忠实地记录下了筑路人的快乐与忧伤,见证过筑路人不惧任何艰险,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壮志与豪情!

此时我突然意识到,已经失去遮风挡雨功能,并且破败不堪的筑路人住过的院落,为什么在心中占据着如此震撼不动的地位。原来这其中有一种着如人类对火墙图腾的崇拜,是筑路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残破,但它能够激励动人的情思,能够丰富画家的色彩,能够让人触景生情,生发出无限的感慨,成为品味筑路人生最好的注脚。

别了,戈壁滩上的那一处院落!

作者单位:十八局集团一公司

诗路花雨

变回自己

□ 卫学昌

富士康啊
你怎么一次次让我屏住呼吸
你怎么一次次让我心跳不已
这样跳下去如何得了啊
你什么时候才能使我
屡屡受伤的心
不再哭泣

自顾颠覆电子领域的骄傲
却不断颠覆着人性的轨迹
热传导和纳米的惊艳
却总是传来骇俗的唏嘘
引以为傲的国际平台
成了赶赴黄泉的跳板
你前瞻性的眼光
什么时候起
才紧盯着楼底

无论过去挑了多少桶水上山
你都应该珍惜
每一汪流淌着的小溪
无论曾经树起多么高的声望标杆
你都应该理解
生命至高无上的含义
如果漠视人性配套的指数
残酷生存法则所付出的代价
你 还有我
如何承受得起

我期望把和谐温暖的细胞
快快注入到那残弱无助的肌体
却抑压死明天的最后一根稻草
把一个机器人
把一个个赚钱的工具
变回每一个活生生的自己

作者单位:二十一局集团

我爷爷,是过去那个年代家乡有名的地主。

据父亲讲,我们家祖辈上曾艰难地出一个秀才,并且因为深得孝廉之名,朝廷里勉为其难施舍了一官半职。算起那人来,起码也该是我曾祖父的曾祖父的祖父了。自那以后,我们家便也声名鹊起,在当时穷乡僻壤的家乡竖起了威名,受到众乡亲的尊敬和仰慕。于是,我们家祖宗立刻拍案决定,祖祖辈辈唯朝廷效命,子孙后代都走仕途之路。虽然官职一代不如一代,但我们家祖宗仍初衷不改。直到后来,岁月辗转至我曾祖父这一辈时,已是清朝末年。大清王朝已几经颠簸处于弥留之际,曾祖父还一心想要为朝廷披肝沥胆。然而这时,我们家终于生了一个“逆子”,那便是我的爷爷。

“当时你们爷爷出生时,差点没把你曾祖母折騰死!”父亲是在我读书识字以后,在每天中午的饭桌前给我讲述爷爷的故事的。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爷爷出生时是“难产”。当时的情况是,爷爷的两只脚从曾祖母体内分娩出来,而剩下的半截身子却纹丝不动滞留在曾祖母腹中狭小的世界里。这委实让我当时尚且年轻美貌的曾祖母活受罪不少。她的嘶嘶声冲破帷幔,在整个上午响荡在院内。最终,经过整个上午我曾祖母和接生婆的同心协力,爷爷终于被“解放”到这个世界上来了。

而要说到我的曾祖父,他在当时是靠捐纳候补来的官员,无“品”无“衔”,所以在教养爷爷的事情上不敢再稍有马虎。爷爷5岁时,曾祖父就让他进读最严厉的私塾,识读四书五经,希望他将来好有所作为。然而经过两位妇人的艰辛努力之后,爷爷并没有因为被“解放”而好自为之。直到后来,他和伙伴打闹时踢翻了私塾老先生取暖用的火炉,把老先生的房舍烧了个精光。那年爷爷12岁。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曾祖父罚爷爷在雪地里站了一整天之后,还怒不可遏地打折了爷爷那只兴风作浪的腿。这以后,爷爷便没再寻找其他老先生读书。取而代之,是我学识不多的曾祖母每晚陪读在爷爷身旁。

曾祖母在那几年中夜夜陪读在烛灯下的苦心并没有徒劳,起码在爷爷离家出走之前,曾祖父看见家里的一团和气,感觉到了家境的蒸蒸日上。就在爷爷离家出走的前几天,曾祖父还不假思索地以为这下能为即将复辟的清王朝出力了。然而爷爷竟意外地出走了。爷爷的出走给这个家庭以沉重打击。首先,我脆弱的曾祖父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感到理想的幻灭,他已不再声嘶力竭地叫喊效忠朝廷,虽然短命的“张勋复辟”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中。至于我亲爱的曾祖母,在爷爷离家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时常哭泣而深思眼疾,终至失明。

爷爷离家出走时的情景无人知晓,只知道那一天天下又开始插遍“龙旗”,那一年爷爷17岁。然而事隔20年之后,爷爷衣锦还乡时的繁荣景象,却让所有目睹的人记忆犹新。“那时已至春末,可村口的遍地梨树还丝毫没有盛开的迹象。”父亲对我说,这是一位老人的回忆,“然而有一天清晨,远远地几辆马车锣鼓喧天径直而入,刚到村口就响起了震天的鞭炮声,在这寂静的清晨招引了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幼前来张望。只见一位头戴礼帽的阔老爷从马车上下来,逢人就将些许钱财施舍到他们手里。”这些人都没搞清楚这演的是哪一出戏,直到他们全都跟在爷爷的后面走过大半个村子,看着他走进村里的庙堂上完一柱香后,走回到曾祖父的家门口才恍然大悟:原来是20年前离家出走的“逆子”回来了。后来有人说,没过几天村口的梨花争相开放,遍地妖娆,就是给那天的锣鼓鞭炮炸开了花。

就这样,爷爷带着大笔钱财回到了家,回到了家乡。但起初并没有让远近的乡亲们马上就买爷爷的账:20年前背井离乡的不肖之子,如今却翻身作了财主,这在他们说来有些难以置信。当时唯一对爷爷表示接纳的人是曾祖母。其实,曾祖母对爷爷的信任始终如一,就在爷爷刚离家出走之后,她就拿定了一句足以“四两拨千斤”的话——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来抵御众乡亲的蜚短流长。这是她老人家直到临死还坚定不移的信念,如今爷爷的衣锦还乡证明了曾祖母的过人之处。可就在她得知爷爷回来的当天下午,却惊慌失措地把自己反锁在屋内闭门不出。第二天中午,爷爷打开房门时才发

现曾祖母手拿一串念珠溘然长逝了。我想只有爷爷能够体会曾祖母的行为表达了一种多么大的愿望实现后的受宠若惊。有人告诉爷爷,曾祖母进屋的前一刻还唠叨着那句“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爷爷的心都碎了。

有关爷爷的“聚敛财富说”在家乡原本纯净的天空上,聚集起大量的污云秽雨。直到第二年春末,曾祖父为了给家里冲冲喜,强迫爷爷娶第二房太太时,乡亲们责难爷爷的疑团才被风吹云散。那天热闹的宴席上,远道而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商人。在乡亲们眼里,这位贵客的来临无疑使他们对爷爷刮目相看。当他在宴席之余经不住乡亲们啧啧询问,道出了爷爷浪迹在外的前前后后时,他们都目瞪口呆了。这位贵客告诉乡亲们,爷爷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得来的钱财全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挣来的。随后,他滔滔不绝地叙述了爷爷经商的坎坷经历,他是如何在机缘巧合之下进入商行做事,靠着勤奋拼搏,走南闯北,最终成就了今日的事业。他姗姗来迟的讲述让在座的每一位乡绅顿时对爷爷肃然起敬。然而这时,爷爷却已在花烛洞房之中。

我应该十分感激我的曾祖父,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我的存在,也就是说没有他强迫爷爷娶二房——我的祖母,就不会先有我的父亲。的确,曾祖母的离世使爷爷陷在长久的悲痛中,以致于他买下了曾祖母坟家周围的百亩土地,在田地地头种满桃树以表示对她的深切悼念。我想就是从那时起,爷爷开始做起了地主。只是后来,在爷爷回到家乡的第十个年头,被所向披靡的土地革命打倒了,死在那个冬天,且无葬身之地。

那是抗战胜利两年后的一天。像往常一样,爷爷从容地从卧室起床,坐在客厅的大师椅里,等着祖母端来一碗醒目茶喝过之后,他才会走出家门。这一次,爷爷用完了茶,并没有急于起身离去,他听见了庭院里唧唧喳喳欢快的鸟叫声,那是成群结队的小麻雀停歇在院内的柿子树上,啄食成熟的果实。那金灿灿的累累果实,等到霜降来临就可以把它们摘下来,制成柿饼,再煮着温热的黄酒,那是再好不过了,既爽口又温和养身。这已是爷爷冬天的习惯了。“一只,两只,三只……”爷爷闭上眼睛细听枝头麻雀的叫声,判断起有多少果实已经成熟,咪咪笑了起来。“……二五,二六……”爷爷突然停顿了下来,因为树上的麻雀突然不约而同“扑扑”飞走了。他以为为是哪个下人打扰了那群小东西,气愤地睁开眼睛走出了客厅。这时,隐隐约约的呼喊声从庭院外传了过来。后来爷爷在临死前提到,他一生中听到过的最嘹亮、最震撼人心的声音,莫过于来自劳动人民的声音。没过一会儿,“打倒地主!”打倒地主!”的讨伐声整整齐齐地包围了庭院,清楚地传到爷爷的耳朵里。他被那群挥舞着锄头镰刀的人们押走了,最后在他的破庙里魂归西天。

那天天气阴沉快要下雪,刮起的西北风从千疮百孔的窗户吹进来,呼呼啦啦地响。爷爷躺在庙堂的神灵塑像下,瑟瑟发抖。“家,也是要一代一代继承下来的。”这是爷爷被接连批斗了3个月,放回到破庙后所说的第一句话,随后爷爷闭上眼睛,又开始酝酿着力气。父亲看见爷爷的喉结在他干瘪的喉咙上滑动了好几下,吞了几口气才又睁开眼睛接着说:“年轻的时候,我做好多梦,梦见理想在我的前方,于是我离家出走。在外闯荡了20年终于满载而归,我踌躇满志回来想要重振家业,不想最终落到今天这样的结果。”窗外的风声越刮越大,等风声减弱一些时,爷爷哭了起来,老泪爬满了他纵横交错的面颊。爷爷又开始说话了,这一次是用嘶哑的声音喊着:“是我害了你们呀!是我没继承好这个家!我罪该万死!是我害得被抄家,丢了祖宗的脸,丢了你们的脸。我是不肖子孙呀,不肖子孙……”爷爷一直咆哮着最后这一句,似乎在与风声对抗。最后风声终于平息了下来,爷爷也平息了下来,昏睡过去。

爷爷最后一次说话,也就是终结爷爷生命的那句话,那一个字,在当天傍晚时分终于降临了。他用尽了力气,喊了一句:“家!”之后,从庙堂屋顶的瓦洞中,悄然飘落这个冬天最初的几朵雪花。

作者单位:十七局集团一公司

似水流年

尘封的小油灯

□ 陈仁文

说起小油灯,很多人并不陌生,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留下的重要印记。那时,60年代末70年代初,本人在农村,生活条件很艰苦,晚上照明基本上是靠松明火。松明燃得很快,吃顿晚饭要加若干次,而且烟特别浓,不小心就会把脸熏得黑黑的,就像刚从煤窖里出来一样。其实,制作一盏小油灯并不难,只要一个墨水瓶和一个小撮棉花,再加上点油。可供佛容易侍佛难啊,人们吃的饭菜都难见到一点荤腥,哪有余钱去买油照明。

我读书时,晚上要做家庭作业,实在没办法,父亲就省吃俭用给我做了一盏小油灯。从此,我就在不知哪代祖先买的用来吃饭的小木桌上,借着微弱的小油灯,一笔一划地写方块字,掰着手指头算数学题。在我晚间做作业的时候,母亲也不闲着,坐在旁边缝缝补补的,把小油灯发出的亮光高效利用起来,那样她心里才觉得踏实,才觉得不浪费那几两油。

小油灯发出的光虽然微弱,但就

是这微弱的光,我才得以遨游在知识的海洋,才得以聆听先知们的教诲,才得以跳出农门,翻开与祖辈不同的人生新章。

小油灯对我的恩情可谓深如海,无数个春秋,无数个夜晚,都默默地、忠实地守候着我。有时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太多,我做到夜深人静,母亲在旁边也熬不住了,毕竟白天下农活已经够累,就先去睡了,而我还得加点,不然第二天到校要被老师罚站。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话让天涯海角变成零距离,电视让国事天下事尽收眼底,电饭锅系列让人们告别了呛人的黑烟。那一根根或粗或细的电线翻山越岭伸入到农村各个角落。人们不再为黑夜发愁,只用手把开关轻轻一拉或一按,甚至咳嗽一下(装有声控开关),黑夜就瞬间变成白昼。小油灯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被厚厚的尘埃埋进历史深处。

作者单位:十六局集团路桥公司



大雁(国画)

苏耕作